

Molière

Deuvres Choiesies de Molière

伪君子
莫里哀戏剧经典

WINSHARE
Foreign Classics

外国文学名著文库



[法] 莫里哀 著
李玉民 译

华夏出版社



我们还要再谈论莫里哀。过了二百五十年，一部文学作品还保持如此清新，如此自然，如此真实，还能对我们的思想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，这不令人赞叹吗？没有一个词语变得乏味，没有一种表达方式老化，也没有一句引人发笑的俏皮话过时。

—— [法] 保尔·莱奥托

莫里哀属于那个世纪，他一生描绘了某些特殊时期与世风，然而，他更属于所有时代，他是体现了人性的人。

—— [法] 圣伯夫

莫里哀实在太伟大了，我们每次重读他的作品，总要感到一种新的惊奇。

—— [德] 歌德

Molière Deuvres Choisies de Molière

上架建议：文学

ISBN 978-7-5080-4483-5



9 787508 044835 >

定价：15.00 元

Foreign Classics

外国文学名著文库

Deuvres Choisies de Molière

Molière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伪君子：莫里哀戏剧经典 / (法) 莫里哀 (Molière)
著；李玉民译。—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2008.1
(外国文学名著文库)
书名原文：Deuvres Choiesies de Molière
ISBN 978-7-5080-4483-5

I. 伪… II. ①莫… ②李… III. 喜剧—剧本—作品集—
法国—近代 IV. I565.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8364 号



出品策划

网 址 <http://www.xinhuabookstore.com>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策划统筹



楚尘文化

伪君子：莫里哀戏剧经典

作 者 [法] 莫里哀
译 者 李玉民
责任编辑 袁 沙
特约编辑 乐 羊 郑一奇
美术编辑 胡 柳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：100028)
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35mm×965mm 1/16
印 张 15.75
字 数 209千字
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080-4483-5
定 价 15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，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真正的不朽者

李玉民

创建于一六三四年的法兰西学院，始终保持四十名院士，去世一位补选一位，世称“不朽者”。法兰西学院的大厅，立着一尊莫里哀的雕像，基座上刻着这样的铭文：“他的光荣什么也不少，我们的光荣却少不了他。”

意味深长的题词！须知莫里哀根本不是院士，连一点儿参加竞选补缺的可能性都没有，然而，与他同时代的院士前仆后继，算起来至少也有上百位，可是又有几个现在还为世人所知呢？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莫里哀称得上真正的不朽者。

莫里哀是为喜剧而生的，他是天生的喜剧天才，可以说没有莫里哀，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就只有悲剧，而没有喜剧了。莫里哀以其天才的创新，开辟出一条堪与悲剧相媲美的古典主义喜剧之路，这便是他的功绩。无怪乎有这样的传说：在莫里哀去世之后，路易十四曾问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布瓦洛，自他亲政以来，在文学上谁为他带来最大的光荣，布瓦洛则脱口回答：“是莫里哀，陛下。”

创新之路向来艰难险阻，不但遍地榛莽，还有毒虫猛兽出没，如果不是肩负天才的使命，有着坚忍不拔和勇往直前的精神，那就绝难闯出喜剧的一条新路来，这就是莫里哀战斗的一生给我留下的总印象。

他人世之初，首先就要摆脱父亲给他安排的命运。父亲要儿子当律师，或者做个富商，继承父业，担任宫廷内供之职。然而，莫里哀本能地迷上戏剧，不惜付给父亲二十一年的抚养费，也要组织剧团，离开安逸的家庭生活，走上巡回演出的流浪之路。

他流浪演出十五年，还因欠债坐过牢，历尽艰辛，直到一六五八年

才返回巴黎，有机会进罗浮宫，在年轻而开明的路易十四御前演出喜剧《多情的医生》，获得极大的成功。剧团赢得国王的欣赏，很快更名为皇家剧团，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——小波旁宫剧场。

莫里哀和皇家剧团即使有了国王做靠山，也不是一帆风顺。宫廷以王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，教会以巴黎大主教为代表的天主教势力，以及那些在莫里哀剧中对号入座的权贵，都成为莫里哀的死对头。他们联手攻击、非难莫里哀的剧作，阻挠演出，如《可笑的女才子》一时遭受禁演，《太太学堂》引起一阵狂风恶浪。尤其是《伪君子》的演出，莫里哀为之抗争了六年，上书国王三份陈情表，这更能说明敌视莫里哀喜剧的势力多么猖獗。莫里哀在第二份陈情表中写道：

我恭候陛下垂问此事，发旨明示。不过，陛下，假如让达尔图夫之流得逞的话，那么我想都不要想写喜剧了，他们肯定更要明火执仗、变本加厉地迫害我了，出自我手笔的东西再怎么有益而无害，他们也要横加指责。

唯愿陛下仁心保护，让我免遭他们疯狂的毒手。愿我在陛下大获全胜、凯旋还朝的时候，能庆贺这种丰功伟绩，以健康的欢乐来解陛下的征战之劳，博得能令全欧洲颤抖的君主的开怀一笑！

莫里哀虽未遭受毒手，但是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，正当盛年，五十一岁他就倒在舞台上。

一种能给人带来欢笑和教益的喜剧，何以激起那么多权贵的猛烈攻击，必欲置作者于死地而后快呢？看一看莫里哀的新喜剧触碰了什么，又为喜剧艺术增添了什么，就可能明白他为何会有这种遭遇。

莫里哀的新喜剧，有别于在他之前和同时代的喜剧。那时的喜剧，仅仅将人物置于滑稽可笑的境地，沿袭着“闹剧”（farces）的传统。莫里哀早期的创作，如《冒失鬼》、《情怨》等，还没有脱离闹剧的窠臼，所表现的那些可笑的情侣、仆人、使女、学究、冒充好汉者，都是

一成不变的、传统的人物形象。同时代的悲剧则分析和表现人的复杂情感：爱恨情仇、追求荣誉、渴望报复、争权夺利，这些情感的撞击，构成了戏剧冲突和跌宕起伏的情节。悲剧虽然处在历史或传说的背景中，却基于对人的研究和心理分析。

传统喜剧囿于固定格式，人物没有个性、脱离现实，只为逗乐而闹，难登大雅之堂。莫里哀看到喜剧的弱点，恰恰是缺乏悲剧的那种以人为本的活力、那种人物心理的真实。于是他从这方面着手，要创造出与悲剧比肩而立的新喜剧、大喜剧。创新喜剧，就是重在考察人的性格和社会风气，以分析人的心理和情感为基础，在精神层面上将喜剧提升到悲剧的高度。

莫里哀曾率领剧团，在法国民间闯荡了十几年，零距离接触了法国社会和各阶层人物。他不愧是个明察秋毫的观察者，看透了千奇百怪的世相、形形色色的人心。人性的弱点和误区有两种表现：可悲性和可笑性。悲剧作家发掘可悲性，将它搬上舞台达到悲剧效果；莫里哀则深挖可笑性，追求喜剧效果，创作出新喜剧。

新喜剧在舞台上呈现出新面貌：人物活了，都有了鲜明的个性；他们心理的变化、情感的交融与冲突，表明他们生活在现实中，体现出时代的真实。

新喜剧的这种贡献非同小可，喜剧艺术终于能与悲剧艺术并驾齐驱，两者共同创建了古典主义戏剧的鼎盛时期。

不过，比起古典主义悲剧来，莫里哀的新喜剧更加贴近社会和现实生活，充满了冷嘲热讽，更加有力地鞭笞人性的弱点，抨击社会的弊端。如《可笑的女才子》，直刺当时上流社会附庸风雅、矫揉造作的风气；《太太学堂》则批判封建社会压迫并束缚女性、实行愚昧化教育，呼吁爱情与婚姻的自由；《伪君子》更是揭露天主教的精神统治，摘掉那些所谓虔信之徒的假面具，让人看清他们虚伪和狡诈的真面目；《贵人迷》讽刺儒尔丹一类暴发户，有了钱便忘乎所以，梦想跻身上流社会，处处模仿贵族，结果成为贵族欺骗和捉弄的对象；《恨世者》的

主人公是一个高尚正直的人，不为庸俗无聊、阿谀逢迎、欺世盗名的上流社会所容，成为滑稽可笑、愤世嫉俗的典型，这是对贵族社会恶劣风气的无情讽刺。

莫里哀在他的喜剧作品中，深挖那些权贵最阴暗的心理，将他们的灵魂里最龌龊的东西暴露在广大观众面前，这就势必触怒那些权贵。这也就不难理解，法国的权贵们为什么对莫里哀恨之入骨。因为这一点，莫里哀的好几种剧目遭到禁演，他为《伪君子》抗争了六年，才让它最终解禁。为了新喜剧发展，他一方面全身心投入创作和演出中，另一方面又要同保守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，结果心力交瘁，盛年身殒。喜剧大师的一生却是一场悲剧。

莫里哀的喜剧之所以有别于闹剧，就在于他以喜剧的形式，表现了社会生活中的悲剧内容，正如《歌德谈话录》中指出的：他的喜剧“带有高度悲剧性”。他塑造的许多典型，都具有不朽的生命力，如达尔图夫、阿巴公分别成为“伪君子”、“吝啬鬼”的同义词。这些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人性弱点：贪婪、虚伪、阴险恶毒、爱慕虚荣等，也超越时空，在当今中国的社会还有现实意义。这些喜剧人物登上中国舞台，对号入座者会大有人在。

不朽的莫里哀！

二〇〇七年九月 于北京花园村

目 录

真正的不朽者 / 1

伪君子 / 1

贵人迷 / 81

恨世者 / 177

名家评论 / 237

莫里哀生平和创作年表 / 239

伪君子

序言

这出喜剧引起纷纷议论，长期受到非难，而它所表现的人物比起迄今为止搬上舞台的所有人物，显见在法国更有权势。侯爵们、才女们、乌龟丈夫和医生们，都已经有人搬演，他们只好忍气吞声，看到给他们塑造出来的形象，他们还同大家一起，假装十分开心。然而，伪君子还丝毫没有受到嘲讽，起初他们胆战心惊，不免觉得奇怪，我竟然如此大胆，表现他们的怪态丑相，企图诋毁许多体面的人都参与的一种行业。我这是犯罪，他们不能宽恕，而且义愤填膺，全都武装起来攻击我这出喜剧。不过，他们也格外当心，并不从他们受伤的痛处来反击：他们太过奸诈，也实在老于世故，绝不会暴露他们灵魂的深处。他们沿袭值得称颂的习俗，用上帝的事业来掩饰他们的私利。于是在他们口中，《伪君子》就成了一部中伤虔诚的戏剧作品，它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污秽的内容，只配付之一炬。剧中的每个音节都亵渎神明，甚至人物的每个动作都是罪恶；哪怕是眼睛一瞥，头微微一动，往左或往右移动一步，无不隐藏着奥秘，他们总有办法找出对我不利的解释。

我把这部喜剧交给朋友们去评断，交给公众去审查，可是无济于事。我也尽可能作出种种修正，国王和王后亲临观赏并给予肯定，王公大臣们也光临演出表示赞赏，许多正直的人出面作证，认为这部作品很有教益，然而这一切都毫无作用。那些人就是咬住不放，他们还每天煽动狂热的信徒对我大肆攻击，存心地侮辱我，还要慈悲地把我打入地狱。

我本不在乎他们所能发表的言论，只因他们以阴险的手段将我所尊敬的人变成我的敌人，抓住一些真正的好人容易受其影响的特点，利用

他们的善意和对宗教的热忱，将这些正派人拉入他们一伙，这就迫使我要自卫了。我要就我这部喜剧的主旨，向各处真正的虔诚者申辩，由衷地敦请他们千万不要在亲眼目睹之前就棒杀一些事物，要摈弃一切成见，千万不要支持那些会给他们带来耻辱的哗众取宠的人。

要是谁肯从善意出发，费神来审查我这部喜剧，毫无疑问，他就会看出我在剧中的意图完全是纯诚的，绝无意讥讽大家应当敬重的事物，也会看出我以应有的谨慎态度，处理如此敏感的题材，并且尽可能运用技巧，缜密周全地截然区分虚伪的人物和真正虔诚的人。为此我用了整整两幕来铺垫。有了这样的准备才让这个恶人出场，观众不会有片刻的迟疑，因为根据我赋予这个人物的特点，观众一眼就认出他来。而且自始至终，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无不向观众描绘一个坏蛋的性格，我有意让他在同真正的好人的对比中，形成鲜明的反差。

我十分清楚，这些先生会极力拐弯抹角地回答，舞台绝非谈论这类话题的场合。可是恕我冒昧，我还要问他们一问，这条出色的准则究竟有什么根据。这种主张纯系他们的臆想，根本无法证实；而我们当然不难向他们指明，在古代，喜剧就起源于宗教，并成为古代人神秘祭祀的组成部分；我们的邻邦西班牙，每逢庆典总要安排演戏；就是我们法兰西，戏剧的诞生也多亏了宗教团体的关照，如今勃艮第剧院还隶属于宗教团体，那舞台上还在演出我们宗教信仰上的最重要的神秘剧，在那里还能看到用哥特字体印行的一些喜剧，署名为索邦神学院^①一博士，不必追溯久远，就说我们这个时代，也一直在演出全法兰西都敬仰的高乃依^②先生的一些神圣剧。

喜剧的功用，如果说就是改正人类的毛病，那么我看不出有些弊病凭什么就享有特权而能幸免。在国家里碰不得的弊病，其后果比所有别种弊病都危险得多；而我们已经看到，喜剧有一种巨大的功能，那就是

① 即巴黎大学的前身。

② 高乃依（1606—1684）：法国剧作家，古典主义文学代表人物。

纠正弊端。严肃的道德说教无论多么精彩，也往往不如讽刺作品那么有力量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刻画他们的缺点，比任何责备的方式都更有效果。有力打击恶癖的方式，就是把它们展示出来，让它们受到公众的嘲笑。有恶癖的人经得住谴责，但是根本经不住嘲笑。成为坏人倒无所谓，但是他们绝不愿意成为笑柄。

他们指责我居然让这个伪善者满口仁义道德。唉！要充分表现一个伪君子的性格，我能不这样做吗？照这么说，我只要揭示他讲这些话的罪恶动机，删除他滥用的他们听着感到刺耳的这些堂皇词语——在第四幕，他讲了一通极不道德的话——也就足够了。这种伤风败俗的言论，难道不是大家听腻了的东西吗？在我的喜剧中，这种话讲出了什么新意吗？难道还要担心遭到普遍憎恶的污言秽语，能给人的思想造成什么影响吗？我把它们搬上舞台就变得十分危险了吗？在舞台上从一个大坏蛋口中讲出来，它们就有了什么权威性吗？显而易见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。事实上，要么赞同《达尔图夫》这部喜剧，要么全面否定所有喜剧作品。

这就是近来有些人拼命干的事情：如此猖狂地攻击戏剧还前所未见。我固然不能否认教会的一些神甫在责难喜剧，然而别人也不能否认，有些神甫的态度较为温和。这种意见分歧也就击破了责难喜剧所赖以支撑的权威性。文化素养相同的明白人，见解却这样不同，我们能从中得出的全部结论就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喜剧，一些人关注其纯正，而另一些人则看到其败坏，将其混同为所有那些理应斥作伤风败俗的下流演出。

的确，既然谈论的是事实，而不是几句话，既然大部分抵牾来自误解，即赋予同一句话以相反的意思，那就完全应该掀掉歧义的罩布，直接看喜剧本身究竟是什么，以便确认它是否应该受到谴责。毫无疑问，大家会认识到，喜剧无非是巧妙的诗篇，以愉悦的忠告来责备人的缺点，因此非难喜剧就有失公允了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若是愿意听听古代的证言，就能得知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赞扬过喜剧，而他们通常标

榜一种极为清高冷峻的智慧，不断地斥责他们所处时代的恶习。我们还会得知，亚里士多德就曾致力于喜剧事业，并且辛勤笔耕，将创作喜剧的艺术总结成为格言。同样，我们也会得知，古代最伟大的人物、最尊贵的人物，都以亲手创作喜剧为荣；还有些大人物不惜放下架子，公开朗诵自己创作的喜剧。希腊为了弘扬这种艺术，不仅颁发荣誉的重奖，还建造宏伟的大剧场。在罗马，戏剧艺术也受到特殊的礼遇，我说的不是在放荡皇帝统治下的堕落的罗马，而是执政官明智领导下的安分尚德的盛世罗马。

我也承认，有几段历史时期，喜剧堕落了。这世上又有什么东西，人们不是每天在毁坏呢？无论多么纯洁的东西，都不免被人打上罪恶的烙印；无论多么健康的艺术，人都能使之倒行逆施；无论多么有用之物，也都能被人用来作恶。医学是一门有益的技艺，人人都崇敬之，奉为至宝，然而有时候，医学也声名狼藉，有人常把它变成下毒害命的技艺。哲学是上天的恩赐，人用哲学武装了头脑，就能通过观赏自然奇观来认识上帝，然而，我们也都知道，哲学往往被移作他用，公开用来支持大逆不道。哪怕是最神圣的事物也绝难保全，也会受到人的腐蚀。我们看到那些恶人每天都滥用虔诚，阴险地假借虔诚来犯下滔天大罪，然而，我们并不因此就不作出必要的识别。我们绝不能得出一种错误的结论，混淆正在被人败坏的事物的良善本质和败坏者的罪恶用心。我们要时时区分艺术的主旨和对艺术的错误的使用。我们不能因为罗马取缔过医学就禁止医术，也不能因为哲学在雅典曾公开遭受谴责就禁绝哲学，同样，我们也不应因为喜剧在某些时期遭受查禁，就禁演喜剧。当时查禁所依据的理由，今天已经根本不存在了。那时的查禁仅限于那时所见的弊病，我们绝不应该将那种查禁拉出其自我限定的范围，不适当地扩大应用，从而不分青红皂白，处置有罪而殃及无辜。那时查禁所针对的喜剧，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要捍卫的喜剧，两者绝不要混为一谈。这就像生活习俗截然相反的两个人，除了相同的名称，两者毫无共通之处；因为有过一个名叫奥林匹斯的荡妇，就要谴责也叫奥林匹斯的一个良家

妇女，那就太不公道了。这样胡乱封杀，势必要在社会上制造极大的混乱。如照这样下去，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东西不遭贬斥了。我们既然并不苛责天天被人滥用的许多事物，那么也应该同样宽待喜剧，赞成那些显见以正派和教益为主导的剧本。

我知道有些人特别挑剔，不能容忍任何一种喜剧；他们说喜剧越好危害就越大，还说剧中所描绘的激情因为充满了美德而尤为感人，观众的心灵会深深地被这种演出所打动。我实在不明白，因看到一种正当的激情而感动，怎么就有那么大的罪过；他们要把我们的灵魂推上道德的高度，而所谓的道德竟然是这种十足的麻木不仁。我不免怀疑，这样高洁的完德是否符合人的天性；我也不知道，尽量纠正并削弱人的激情而不要完全斩断是不是更好。我承认有些场所，比剧院更值得经常前往。如果说凡是同上帝和人的永福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都要受到谴责，那么喜剧肯定也名列其中，而将喜剧同其他所有事物一并禁绝，我绝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。然而，假设——事实也如此——宗教活动还允许有间歇，人们也需要娱乐的话，那么我就要坚持说，再也找不出比喜剧更为有益而无害的东西了。我离题太远了，还是让我们在序言的结尾，引用一位伟大的王爷^①对喜剧《达尔图夫》讲的一句话吧。

本剧遭禁演之后一周，在宫廷演出了一场戏，名为《隐修士斯卡拉穆什》。国王^②看完了戏，对王爷说了我要讲的话：“我很想了解，对莫里哀的喜剧无比愤慨的那些人，看了《隐修士斯卡拉穆什》怎么就一言不发了？”王爷便回答：“原因就在于《隐修士斯卡拉穆什》这出喜剧讽刺的是上帝和宗教，那些先生毫不在意，而莫里哀的喜剧则嘲笑他们本人，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。”

① 指伟大的孔代亲王（1621—1686）。孔代家族是法国波旁王室的旁支。

② 指路易十四，他在以王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压力下，不得不以委婉的语气指出莫里哀的用意是善良的，但是《达尔图夫》暂时不要公演，待剧本全部完成再候处理。

